

代际视野中的 80 后认同

吴小英

内容提要 80 后是个充满争议的群体,其根源来自主流话语中对 80 后青年的建构和定位,与 80 后青年自身的话语表达之间的天然对峙,同时也通过 80 后与成人社会之间的代际冲突体现出来。随着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降临以及青年文化在大众文化中日益凸现的主导地位,80 后以其自身特有的具有反叛性和娱乐性的网络表达方式赢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两种青年话语之间的对峙正在转向渗透与反哺。与此同时,80 后在集体奔三而遭遇“三十难立”的窘境之后赢得主流社会的普遍同情与关注,使这一标签第一次成为他们以弱势的身份相互取暖和认同的符号。因此在主流话语对 80 后从全面声讨到部分肯定的转化过程中,作为青年自身话语表达主体的 80 后精英的自我认同,也经历了由集体抗拒到集体认同的转变过程。

关键词 80 后 青年话语 代际冲突 认同

吴小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100732

“80 后”这个称呼从一开始出现,就具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它是一个青年概念,其次它是特定时代的表征,因此本质上说也是一个代际概念。即自 80 后的提法诞生以来,主流话语对它的描述经历了从全面声讨到部分肯定的过程,而 80 后自身的姿态也经历了由集体抗拒到集体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主流话语和青年自身在其中充当了怎样的角色?80 后的认同又是如何被建构和表达的?本文通过围绕着 80 后所展开的争论以及 80 后的认同分析,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探讨这种变迁背后的话语逻辑。因为有关 80 后青年话语的建构与表达,代表了主流社会与青年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变迁形态,不仅可以用来更好地了解和理解 80 后这个独特

的世代,还可以依此分析它们所处的时代的独特性。

一、充满争议的 80 后青年及其两种话语的对峙

“80 后”的称呼在本世纪初出现,并仅用来指称象韩寒、春树、郭敬明等一批文坛新出现的生于 80 年代的青春写手,用来特指他们桀骜不驯、冲破正统教育体制和传统写作模式禁锢的叛逆风格。后被 2004 年美国《时代》周刊描述为中国的“新激进分子”和“另类”,引起国内极大关注。此后这一称呼逐渐延伸到对一般 80 后青年的描述和评判^[1],跟这些 80 后联系在一起的最初两个概念就是“叛逆和反主流”。

虽然叛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青少年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每个时代青年文化

的共性之一,但是主流社会对于 80 后青年一代的叛逆所表现出来的反主流意识以及表述方式的震惊,还是大大超过了从前。因此 80 后在主流社会和成人世界那里遭遇到了更多负面的评价和争议,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网络一代”、“飘一代”、“新新人类”等等,并且常常与对“独生子女一代”的批评联系在一起,被宠坏了的“小皇帝”、“小公主”,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虚荣、贪图享受、缺乏责任心、对社会普遍不适应,并且常常表现出令成年人或者主流社会惊诧万分和难以理解的言行等。尽管有学者呼吁“业已形成的对独生子女的负面刻板印象需要改变”,并提醒要将独生子女现象和问题放在“不断变动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去分析”,理解这一代人与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认清他们是如何被中国社会塑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风笑天,2006),但是有关独生子女和 80 后的批判依然络绎不绝。在一篇题为《80 后:请别走入道德虚无与价值失范的迷途》的文章^[2]中,80 后被描述为“是精神缺钙的一代,是灵魂没有归宿的一代,也是缺乏自我内省和对世界担当的一代”(张亚山,2006)。

80 后在主流话语中的这种负面形象直到 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以及奥运会中志愿者的表现才得到了部分矫正和挽回,随后被媒体赞誉为“鸟巢一代”。有关 80 后的讨论成为近 5 年来媒体最热衷的话题,几乎所有主流一线平面媒体、电视和网络都曾组织过以 80 后为专题的栏目或讨论,而通过这些讨论也可以看出,主流社会关于 80 后青年的种种指责或赞赏,一直充满着矛盾和争议,以至於一篇在网上广为流传、被称为“80 后宣言”的文章这样总结到:

有人说我们是迷惘的一代、焦灼的一代,主流的价值观和信仰一个个瓦解,我们的情感生活、婚姻生活找不到依托,我们的人生缺乏方向;

有人说我们是网络一代,沉溺于虚拟世界中,对现实问题缺乏关注;

有人说我们是负担最重的一代,大学毕业即失业,蜗居,房奴,蚁族,现在又出现了孩奴的恐怖说法;

有人说我们是失意的一代,脆弱的一代,自杀已经成为 80 后青年非正常死亡的首要因素;

有人说我们是奋起抗争的一代,在反对藏独、疆独的海外游行中,在保卫奥运圣火的游行中,在汶川地震中,处处可见我们 80 后志愿者的身影;

有人说,我们生在蜜罐里,长在鸟笼中,活在战场上。童年是蜜罐,动画片、零食、游戏和童话;学校是鸟

笼,鸟应该在天空和自然飞翔,而我们却被关在笼子里面;毕业后进入社会则是战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

有人说,我们不是小皇帝、小公主的一代,我们不是垮掉的一代,我们来自边远的山区,来自广大的农村,我们是被媒体忽视的一代,媒体制造的一代并不能代表我们。我们以前没有享受过,现在也没有享受,我们在南方、北方的工厂里面不停的劳作。我们的青春被机器和大工厂榨干了、磨平了。我们为生活所迫,在各个城市间的飘来飘去,却无法扎下根。我们是被资本盘剥的一代。

我们到底是谁?在历史上还能找到比我们更有矛盾性的一代中国人吗?(牧川,2010)

上述罗列基本上概括了现阶段主流话语中关于 80 后青年的各种不同评价和认定,展示了 80 后这一代复杂、矛盾、多元的一面。而 80 后群体内部的这种分裂,“不仅是出于城乡二元体制,不仅是教育启蒙引发的分流,也不仅是社会急速分化的自然结果,同时,也是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的呈现”(编者按,2010)。在这个意义上,主流社会对于 80 后的隔膜或不认同,也表明了对于这个时代的隔膜与不认同。如一位学者在关于 80 后的谈话中所指出的:“其实,我们对于‘80 后’这一代并不真正了解。时下社会评价中‘80 后一代’形象,大多是成人社会按照自己一代的人生经验‘建构’出来的”(杨雄等,2008)。这些成长于所谓“后革命”或者“非政治化”年代的 80 后,经历了“中国社会全面世俗化和去魅化的完成过程”,“资本时代命定的平庸化趋势,怯懦幻想与无力现实之间的鸿沟,这些都促使世故的成年人把 80 后描绘成垮掉的一代”。因此他们“用幽怨的责怪口吻训诫他们,80 后被塑造成了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塑造成父母宠坏的独生子女,塑造成被消费主义惯坏的没有责任感的非主流”,这注定了 80 后无法逃脱“被管制和被塑造”的命运(编者按,2010)。

在这些有关 80 后的争议和表述背后,清晰地呈现了两种青年话语之间的对峙:一是主流话语中对于 80 后青年的建构和定位,二是 80 后青年自身的话语表达,二者之间素来存在差异甚至冲突。比如前者沿袭了中国社会建构青年的官方传统,即将青年视为肩负社会历史使命的特殊角色、强调其意识形态色彩以及接班人品质(陈映芳,2007),所以在成为 2008 年国家和社会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之后,主流媒体中的 80 后形象才会出现戏剧性的转换^[3]。而这与 90 年代以来社会整体的非意识形态化或者“非青年

化”趋势^[4]显然存在明显的不一致。

出生于 1980-1989 年间的 80 后群体,正是在市场化推进的背景下进入青春期。除了作为独生子女在家庭中获得向下倾斜的特权之外,他们从升学到就业都遭遇了转型时期特有的残酷竞争和压力,并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深受现代媒体和消费主义理念的影响。同时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网络一代”,青春期的成长伴随着媒体和互联网的喧嚣,直接浸润于追星、时尚、无厘头和恶搞文化等等大众流行元素之中,并成为 2000 年代互联网普及之后以网络表达为特点的 80 后青年文化最庞大的原创者和参与主体。这种 80 后青年文化作为 80 后自身的话语表达方式,是“青年人发出的不同于主流文化或官方的声音”,它在出现之时“就带有一定的反叛即与主流文化对抗的色彩”(陆玉林,2002),因此必然受到主流文化的压制。而随着 90 年代主流话语中政治与文化的逐渐分离给大众文化预留了越来越多的生存空间,以及青年文化在大众流行文化中越来越明显的主导地位,两种青年话语之间的传统对峙,已更多地表现为青年人与成人社会之间的代际冲突。

二、80 后与成人社会的代际冲突

80 后出生并成长于市场转型社会,作为独生子女一代,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个体体验和集体记忆,使之区别于他们的父母以及掌控着主流话语的成人社会,形成了两代人之间在社会境遇、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差异和断裂,这为他们之间普遍存在的代际冲突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上个世纪 90 年代这种代际冲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突,那么 2000 年代以来的代际冲突则更突出地表现为两代人之间的利益和话语权之争。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中,将文化的历史传承区分为三种类型:后塑文化(Postfigurative)、同塑文化(Cofigurative)和前塑文化(Prefigurative)^[5]。米德所描述的三种文化类型恰好展示了三种代际关系形式:就是控制、疏离和对话。按照这种理解,在以老一辈为绝对权威的后塑文化中,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都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这种原始的、与世隔绝的文化只能在整体性和复制性的系统中靠长者对后者的权威控制的形式延续下去,因此这种关系类型的主要特点是控制。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就呈现为这样一种状态,可以归纳为一种听话的乖孩子类型,而且在改革开放

后 30 年的历程中,主流社会关于青年的话语建构基本上仍延续了这样一种乖孩子加接班人的控制模式,并成为建构 80 后的主要传统之一。

在同塑文化中,年轻一代与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的经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和冲突,老一辈不再是年轻人行为的典范或者守护人,同代人之间的学习交流成为主要的行为模式,因此代与代之间的断裂与疏离成为这种关系类型的主要特点。80 年代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就呈现为这样一种状态,可以归纳为一种不安分的反叛者类型,两代人之间呈现出一种疏离和较量的姿态,青年话语对于主流话语的对抗和拒绝非常明显。

在前塑文化中,代表着过去的老一辈彻底丧失了权威,因为他们从年轻人史无前例的经验里再也找不到自己重复的经验土壤,年轻人通过对过去的反叛建立了属于自己未来的新的权威标准。中国社会 90 年代进入市场化和全球化以后的代际关系就呈现为这样一种状态,可以归纳为一种独立的先行者类型。80 后青年话语虽然总体上依然处在主流话语的笼罩之下,但是却以自己在互联网上的优势以及流行文化的主导者身份,创造出了草根化、平民化、娱乐化而不乏叛逆精神和批判力量的青年文化,并在主流大众文化中逐渐赢得自己的话语权。因此按照米德的说法,这一阶段最理想的代际关系就是对话和交流。尤其需要主流社会的成人放下权威者的架子,将年轻人从“异类”的偏见中解放出来,视为值得学习与效仿的先行者。

但是如何放下对立的较量者姿态、跨越代沟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并不是件易事。2000 年代以来几个引起全国轰动的著名网络事件,都显示了青年与成人社会之间代际隔阂的无法消弭。例如 2005 年底上海青年胡戈自制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大导演陈凯歌的电影《无极》进行嘲弄和调侃,引发网民的狂热追捧,甚至开创了互联网上的一代恶搞风潮,但却遭到导演的斥责并差一点惹来官司,还有 2006 年 80 后新生代作家韩寒因《文坛算个屁!》一文而引发的与文学评论家白烨之间的笔战^[6],也让众多名人以及粉丝卷入其中。这两个事件都在两代人之间展开,并且以新生代对老一代权威的挑战为特点,但结果却都是以后者的失败或溃逃而告终^[7]。值得注意的是,事件发生的场所都是在互联网,因而事件中的新生代主角在新技术手段和平台的熟练运用方面具有一种先天的优势,同时他们所运用的文字或影

像风格也颇具 80 后青年文化特色,充满反叛性和娱乐色彩,因此更容易获得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众多网民和粉丝的共鸣。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事件过程中被嘲弄的权威者往往将争论的焦点放在挑战的道德层面,避而不谈挑战的逻辑层面。这一方面说明两代人所秉持的两种青年话语之间的差异和对峙所带来的沟通障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两代人的交锋之中,新生代已经树立了自己的新权威,并在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中获得了更广泛的大众支持”,表明“至少在流行文化领域,年轻人作为独立先行者的青年话语模式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认可”。

另一个代际隔阂与冲突最为激烈的场合就是家庭。2008 年 1 月,豆瓣网上出现了一个取名为《父母皆祸害》(英文名为 Anti-Parents,“反父母”之意)的网络讨论小组,一帮“小白菜”(即倾诉、反思父母造成的情感、肉体伤害的组员)聚集在一起,控诉在父母那里受到的戕害和挫折,探讨处理代际关系的技巧,在与同辈人的交流中共同取暖,获取现实中得不到的自信和满足。创建者在宣言中说:“反对不是目的,而是一种积极手段,为的是个人向社会化进一步发展,达到自身素质的完善。我们不是不尽孝道,我们只想生活的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抵御腐朽、无知、无理取闹父母的束缚和戕害。这一点需要技巧,我们共同探讨”^[8]。小组的话题在不断更新,不过紧紧围绕着如何跟父母相处的问题。小组中一直置顶的几篇具有指导意义的帖子,被称为“入组必读”,包括《如何更高效地 anti-parents 生活》、《父母对子女的伤害归类》、《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这是这个世界上无数谎言中的 No.1》、《你是否在重复父母的错误》等等。

“父母皆祸害”小组经媒体报导后引起巨大轰动,组员迅速扩大了好几倍。有趣的是对于这个以“惊悚”名字出现的网络小组的评价,却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小组的管理员张坤认为,这不过是年轻一代争取话语权的一种方式。《南方周末》以“代沟”来解释这种冲突:“代沟是一种传染每一代人的病毒。也许三十年后,沉醉于‘父母皆祸害’小组的成员们的孩子们像 80 后现在一般大时,看到这篇文章,将会嘲笑他们的父母居然只会说家乡话、普通话和英语;居然还在看纸质书,听 CD;喜欢带副蠢笨的大眼镜,欢天喜地地看一种叫 3D 的过时电影……”^[9]。腾讯网则将目光聚焦在 50 后和 80 后截然不同的成长背景,“把这个话题置于更为宏大的历史时空来考虑”,发现这其实是“两个时代、甚至是两个社会的冲

突与矛盾”。他们列举了 80 后子女对 50 后父母的三大指控:“他们很专制”、“他们很虚伪”、“他们很主旋律”,发现“每一种指控背后都能找到时代的症结”:50 后经历的是一个“封闭、专制而残酷的社会”,而 80 后成长于一个更为“开放、自由的‘新社会’”,因此他们与 80 后的冲突,“是两个时代的冲突,更可以说是两个社会的对峙”^[10]。而中国雅虎将焦点放在不当的教育方式上,“有一批‘大逆不道’的小朋友们存在,必然会有一群教育方式不当的大朋友们存在”,然而“不管你多反叛,不管父母多‘祸害’,最终喊你回家吃饭的,还会是你爹你妈”^[11]。

可以看出,无论持赞同、理解或批判态度,讨论者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就是都承认并看到了两代人之间存在的代沟和冲突。同时也可以看到,这种代沟和冲突,恰恰反映了两种青年话语之间的对峙。“在这场话语权争夺战中,青年无疑处在弱势地位,那就只能用弱势者所能运用的方式”,这就是在各种事件中,进行类似于“符号游击战”的“话语游击战”,并将主战场从日常生活领域和平面媒体转移到互联网,因为“在互联网上,没有多少话语权的青年可以扬眉吐气”,以各种方式与大众文化话语进行博弈(陆玉林,2009:129-130)。在我针对 80 后精英所做的访谈中^[12],就曾巧遇一位已经研究生毕业走向工作岗位的 80 后女孩小 Z,她毫不掩饰自己曾经是这个被媒体或者家长们视为洪水猛兽的“父母皆祸害”小组的成员。当我问起她加入这个小组的目的时,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好奇呗”,问到对这个小组的看法时,她回答说“我觉得挺正常的,中国大概至少有 30% 的家庭都属于这种状态”,而建立这样一个网络小组的平台,“用我们流行的话说,就是吐吐槽嘛,还是有点好处的是吧”^[13]。但小 Z 认为情况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严重,实际上对大部分人来说,改变自己以及改变与父母的关系,都是比较难的,因为两代人之间观念的差异太大。所以她也表示她绝不会将加入过这个网络小组的事情告诉她的父母。

事实上,许多 80 后为避免与父母辈发生不愉快或正面冲突,对于两代人之间沟通的话题和方式是颇费讲究的。比如在一次以大学毕业生和在校研究生为主的 80 后的焦点组访谈中,问到与父母的沟通方式时,当在场的人都提到一点,就是在自己的个人事情上有选择地、有限地沟通,尽量不讨论长辈们关心的所谓“实质性问题”(如个人情感问题),保持自我空间、与父母保持一定距离和界限,他们将之解释

为“很多时候不跟他们说,是为了保护他们”,是“不愿意让他陷入一种迷惑的状态,或者不了解”^[14]。而家长呢?从我们对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一次 80 后家长的焦点组访谈也得到证实,家长们因意识到了代沟和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在实际生活中对自己的孩子采取了相对开明的态度,尽量尊重他们自身的选择、不将自己的意志和观念强加于他们。但在沟通方面许多家长依然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和无奈,因为沟通的主动权大都在孩子一方,“一开始主动权是我们给她塑造的环境,后来慢慢主动权就成她的了”^[15]。其趋势是,两代人之间的话语权越来越掌握在年轻人手上,且双方之间沟通的欲望是不对等的。80 后无论在流行文化、网络话语、家庭还是社会生活中不断增长的话语地位,都使得他们在与成人社会的代际冲突中日益显示出对主流话语的渗透和反哺。

三、80 后精英:从集体抗拒到集体认同

80 后作为一个特殊世代的认同,正是在主流话语与青年自身话语的对峙和渗透中逐步建构起来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文化在大众流行文化中的主流化,青年话语对主流话语的渗透和反哺作用越来越明显。200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由青年人发明和创建的网络用语,已经扩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用语中的一部分。例如哈日、哈韩、美眉、帅哥、酷、很 man、粉丝、达人、顶、腐败、雷人、out、很 high、很 in、很宅、杯具、悲催、山寨、偷菜、织围脖、给力、hold 住等等,往往简洁明快、形象生动,有时中英文夹杂,或者用的是英语或汉语拼音的斜音字,可以用来表达强烈的情绪或者深刻的寓意,因此流传很广、更新也很快。这种本来主要在青年的同辈人特别是网民中间流行的语言,渐渐也成为主流社会和大众文化中日日常语言流变的引领者。与此同时,市场也竭力揣摩和迎合年轻人的心态和喜好,包括这些年许多名牌消费品的广告词,比如“我的地盘我做主”、“我就喜欢”、“一切皆有可能”、“你值得拥有”、“Just Do It”(想做就做)、“Ask for More”(渴望无限)等等,都是符合青年口味和语言习惯的成功广告语。虽然流行语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依然是构成不同代人之间代沟和冲突的重要来源之一,不过年轻一代的网络文化对成人社会的渗透,正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着主流文化的面貌。

在两种青年话语之间从对峙到渗透的变迁过程中,作为青年自身话语表达主体的 80 后精英的自我

认同,也经历了一个从集体抗拒到集体认同的转变过程。这里的认同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80 后”这个称呼的认同,二是对 80 后这个群体或者世代的认同。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环境中日渐显现的 80 后一代,由于所秉持的截然不同的消费和生活理念、张扬的个性和独特的自我表达方式,对主流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和冲击,成为媒体在过去数年中乐此不疲讨论的焦点话题。然而在媒体和主流话语以负面的指责和声讨为基调的讨论中,80 后精英对此做出了一种集体抗拒的姿态。

在 2008 年课题组针对 80 后精英的一次焦点组访谈中,许多被访者表示,80 后作为一个出生的时间段来说原本是中性的词,但在社会舆论中却往往代表了负面的、贬义的符号,“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因而对这个称呼表示出了反感和抵触的情绪。为了逃避主流社会对 80 后的负面评价和攻击,他们中间很多人拒绝 80 后的标签甚至否认自己是 80 后。但实际上他们也承认这一代人是存在共同点的,只是社会对他们有太多的误解和偏见,常常“把一些消极的东西无限放大”。而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所谓典型的 80 后,因为在 80 后这代人中间,“它本身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首先 85 前和 85 后的人就存在很大差别,其次不同地域、家庭、教育背景和阶层出身的人也各不相同。而 80 后之所以特别受关注,只是因为他们亮相太多,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比如说,他们认为 2008 年地震和奥运会中 80 后志愿者的工作,本来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一件事,却非要被主流社会解释成这样那样。因此也有被访者表示,90 后一旦成长起来了,公众的焦点将很快会从 80 后身上转移开^[16]。

有趣的是,在过去的几年中,80 后不但没有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反而越来越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而对于 80 后整体的评价基调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换:从过去的声讨和痛心疾首,到现在的理解、同情甚至赞许有加。原因之一除了 80 后陆续走出大学校园,并逐渐在工作岗位中显现出他们的责任心和重要性,甚至在一些行业成为中流砥柱之外,还因为活跃于各大媒体、网络、流行文化等第一线的工作者,基本上都被清一色的 80 后年轻人占领,他们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实质意义上的话语权,他们的关注点、思想理念、工作方式和生活品位等等,很容易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出来并通过传播在同龄人中获得共鸣。2010 年,各种媒体和网络都以“80 后集体奔三”为标题做足了文章,或阐释 80 后的现实

迷茫和工作生活压力,或回忆童年的美好时光,或探讨未来的艰辛路程,引发了 80 后的集体怀旧风潮^[17]。这些基本由 80 后自身参与并制作完成的各类作品和节目,如同 80 后群体的一次集体发声和亮相,从中可以听见他们澎湃的心声背后那一股越来越凝聚的一代人之间的认同和力量。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结构转型、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及国内大学扩招所带来的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职场上充满风险和压力的严酷竞争、物价飞涨尤其是房价飙升给成家立业带来的无望前景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为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 80 后精英们必须面对的难题。原先被主流话语说成是被宠坏了的、永远长不大的 80 后,似乎一夜之间突然长大,然而已经或即将“30 而立”的他们却“30 难立”^[18],被迫沦为房奴、车奴、孩奴等等,不得不在梦想和现实之间矛盾挣扎。2009 年,一本由 80 后自己调研和记录的关于北漂 80 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著作出版(廉思主编,2009),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怀揣美丽梦想在他乡都市奋力打拼、象蚂蚁一样弱小而坚强的大学生们第一次进入主流社会的关注视野,他们因找不到稳定工作或者只能从事低收入职业,无法支付城市的高房价、高租金和高消费而不得不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者郊区,过着极其惨淡的、被作者称为“生存之上、生活之下”的差强人意的生活,被视为继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随着“蚁族”一词迅速在媒体、学者和网民中广泛传播和使用,这些漂在大都市的 80 后大学生成为被同情、关怀和激励的对象,80 后在这个意义上也第一次以弱者的身份成为相互认同和取暖的符号。

在 2010 年课题组针对全国 6 所 985 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与毕业生进行的网络调查中,问及有关 80 后、90 后的称呼,被访者已经表现出一种集体认同和无所谓的态度。在 4221 个在校大学生样本和 5715 个大学毕业生样本中,分别有 87.4% 和 85.77% 的被访者表示“无所谓,只是个称呼”;7.89% 和 8.14% 的被访者表示“很认可”;只有 4.71% 和 6.09% 的被访者表示“很反感”。而在我 2011 年完成的对几个 80 后毕业生的访谈中,对于 80 后这个称呼以及这一代人,他们也表现出更多的主观认同,表示对于这个称呼“没有特别的看法”、“只是一个称呼”、“一个标签”、“是一个时代的统称”等等,而对于周围和身边的 80 后,则认为“有认同”、“感觉一代人”、“距离近些”、“比较

容易沟通”等等。他们同时强调 80 后内部的多样性,比如既有自我为中心、啃老的,也有靠自己奋斗、还帮着照顾家人和朋友的^[19]。总之随着 80 后的集体奔三,80 后这个标签一方面在 80 后之间获得了更大认同,另一方面也更不为 80 后自己所关心,已经越来越远离当年标签刚刚出现时主流话语所赋予的意义。

四、结 论

代际视野中的 80 后认同,是通过两种青年话语共同建构而成的。其中主流话语对 80 后青年的建构和定位,沿袭了青年作为社会历史使命的承担者和接班人的官方传统,使其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并背负了沉重的角色期待;而 80 后自身的话语建构则承继了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文化的反叛性和娱乐性特点,并在互联网时代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网络表达方式。两种青年话语之间的对峙,也体现在青年人与成人社会之间的代际冲突,使得 80 后这个群体充满了矛盾和争议。

随着 90 年代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推进,以及青年文化在大众流行文化中愈来愈明显的主导地位,80 后在网络和社会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大,国家操控下的主流青年话语建构模式遭到解构,两种青年话语之间的对峙与反抗也逐渐转向渗透与反哺。主流话语对 80 后的态度经历了从居高临下的斥责和训导,到欢欣鼓舞的肯定继而同情的转变历程。与此同时,随着 80 后集体奔三而遭遇“三十难立”的困境,这一称呼也成为他们以弱势身份相互取暖和认同的符号,远离了当年主流话语赋予标签的原初意义。从对 80 后这个称呼的集体抗拒到集体认同和无所谓,显示了以 80 后精英为主导的城市 80 后一代正在从被溺爱和安排、误解和指责的一代,走向被尊重和关怀、成熟而有担当的多元化的一代。

注释

[1] 这个称呼实际上从未真正包含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底层或农村 80 后,而是更多用来指称那些被媒体和主流话语所追逐,并对大众流行文化和青年话语起引领作用的 80 后精英并以都市白领和大学生为主体,本文所指的 80 后主要亦集中于这个群体。因此 80 后虽然是个代际概念,但其代内的分层和差异有时甚至比代际之间的更加明显。2010 年富士康集团深圳园区先后发生 14 起员工跳楼事件,有关 80 后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才开始进入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视野。然而对于这个群体来说,首先是农民工,然后才是 80 后。

[2] 这篇文章点燃了 2006 年 7 月《北京青年报》上持续两周

的有关 80 后的讨论,这场以“80 后:迷失的一代还是阳光的一代”为主题的讨论,结果出现了向此文作者张亚山的反对方一边倒的情景。而与此同步的 YNET 网站上的讨论,更有众多网友和 80 后青年超乎热情的参与。在网站设立的投票环节中,支持“80 后是阳光的一代”的“正方”,与支持“80 后是迷失的一代”的“反方”之间的票数之比在一天之后,迅速拉大到 20 多万票对 1 万票左右。参见张天蔚《80 后:尚未完结的讨论》(2006)。

[3]有学者曾对 2003 至 2008 年《人民日报》等 14 种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上有关 80 后的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发现 80 后的媒介形象有一个变化过程,从最初特指青春写手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其描写特征也从“另类”到“个性、自我”,再到“自信、社会责任感、爱国”,逐渐由负面转向中性和正面(王芳,2009)。

[4]所谓“非青年化”趋势就是拒绝官方赋予青年的正统社会角色和标签,回归作为个体的青年自主和人性的一面,这将导致传统青年角色的解体(陈映芳,2007:219-233)。

[5]关于这三种文化类型,国内的翻译很混乱。本文采纳台湾学者的译法,将其翻译为后塑文化、同塑文化和前塑文化,认为这样更接近于原文。

[6]史称“韩白大战”或“韩白之争”。起因是白烨写了一篇评论 80 后作家和作品的博文,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指出“‘80 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人文坛”。韩寒于是在博客上以轻佻蔑视的口吻和粗话响应,反感那种“假装以引导教育的口吻,指引年轻作者”的做法,指出“其实,每个写博客的人,都算进入了文坛。别搞的多高深似的,每个作者都是独特的,每部小说都是艺术的,文坛算个屁,矛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等等,从而引发论战,后续还有另一些文学界或艺术界的人士陆续加入批韩队伍,最后均以关闭博客而告终。参见《南方周末》2006 年 4 月 6 日的《傲慢与偏见——清点“韩白之争”》。

[7]在第一个案例中,陈凯歌痛斥胡戈“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而被网友嘲弄成为流行语,欲状告其侵权,后被网友指责“缺乏娱乐精神”和宽容态度,官司之说无疾而终。而白烨跟韩寒笔战几个回合之后,终不敌韩寒的反击和粉丝的围攻而被迫彻底关闭了其博客。

[8]参见豆瓣网《Anti-Parents 父母皆祸害》小组的网页,http://www.douban.com/group/Anti-Parents/。

[9]参见《父母皆祸害?》,《南方周末》2010 年 7 月 7 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47303。

[10]参见《是什么炼就了“父母皆祸害”?》,《腾讯评论》,2010 年 8 月 7 日,http://view.news.qq.com/z/2010/fmjhh/index.htm。

[11]参见中国雅虎《焦点关注》,《父母皆祸害?》,2010 年 7 月 25 日,http://news.cn.yahoo.com/jdgg/luohai.html。

[12]本文此处和下文引用的所有访谈资料均来自 2007 年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境遇与态度:80 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中针对 80 后大学生及其相关人群的调查。

[13]见 zhuzhu 访谈记录,2011 年 9 月 14 日。

[14][16]见 80 后焦点组访谈记录,2008 年 10 月 11 日。

[15]见 80 后家长焦点组访谈记录,2008 年 11 月 7 日。

[17]一部以《80 后集体奔三》(伏建全主编,2010)为题的书,成了各大网站图书连载中的热门读物。此外,由“筷子兄弟”制作、导演并演出的网络电影短片《老男孩》,讲述了两个漂在北京的普通大学生小人物的理想与现实的伤感故事,迅速勾起了 70、80 后们的集体怀旧情绪。

[18]一则《80 后出师表》,以戏谑和自嘲的口吻,描绘了 80 后的困境,和奋斗的艰苦和辛酸。夫 80 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见高等学校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本硕博相继,寒窗数载,二十六乃成,负债十万。苦觅生计,背井离乡,东渡苏浙,南下湖广,西走蒙疆,北漂京都,披星戴月,尝遍各种劳作,十年无休,积蓄十万。时楼市暴涨,无栖处,购房金不足首付,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抑郁成疾,入院一周,倾其所有,病无果,因欠费被逐出院。寻医保,不合大病之规,拒付,无奈带病还乡。友怜之,送三鹿奶粉一包,饮之,卒。

[19]参见 shasha 访谈记录,2011 年 9 月 1 日;小 m 访谈记录,2011 年 9 月 11 日;小李访谈记录,2011 年 7 月 20 日;zhuzhu 访谈记录,2011 年 9 月 14 日。

参考文献

[1] 编者按:《笔谈:80 后的家国情怀》,〔北京〕《文化纵横》2010 第 1 期。

[2]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3]风笑天:《从“小皇帝”到新公民——在南京财经大学的演讲》,〔上海〕《解放日报》2006 年 3 月 28 日。

[4]伏建全主编:《80 后集体奔三——80 后生存文化和生活现状写实》,〔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0 年版。

[5] 廉思主编:《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6]陆玉林:《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回顾与反思》,〔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 年第 4 期。

[7]陆玉林:《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8]米德:《代沟》,曾胡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

[9]牧川:《写给我们 80 后这一代》,《毛泽东旗帜网》,2010 年 9 月 29 日,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68427。

[10]王芳:《主流媒体上的“80 后”形象研究——对中国 14 种主要报纸的内容分析》,〔北京〕《青年研究》2009 年第 3 期。

[11]杨雄等:《一代新人“80 后”——“80 后”群体特征的社会学思考》,《北京日报》2008 年 6 月 30 日。

[12]张天蔚:《80 后:尚未完结的讨论》,《张天蔚的博客》,2006 年 8 月 7 日。http://zhangtianwei.blshe.com/post/55/1270。

[13]张亚山:《80 后:请别走入道德虚无与价值失范的迷途》,《北京青年报》2006 年 7 月 24 日。

〔责任编辑 方心清〕